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分析漢字

劉貫立* · 戴浩一**

目次

- | | |
|---------------|-----------|
| I. 引言 | III. 漢字字義 |
| II. 利用符號學認識漢字 | IV. 結論 |

■ 국문초록

한(漢)나라 시대부터 여러 가지 다른 육서(六書)의 명칭들로 한자를 분류하기 시작하였고, 그 후에도 문자학자들이 계속해서 한자의 분류를 개선하려고 시도하였다. 본 논문은 주로 인지언어학의 각도에서 성부(聲符)를 갖지 않은 한자를 새롭게 분석하고, 한자구성과 한자사용원리를 이해하는 새로운 관점을 제공하고자 한다.

본 논문은 한자를 일종의 이미지 부호로 보고, 퍼스(Peirce)의 부호학 관점을 사용하여 한자를 분류하고자 하였다. 그러나 실제로 퍼스의 관점을 활용하여 한자를 분류하고자 할 때, 많은 예에서 단순히 한 개의 부호표지만 사용한 것이 아니라 다른 표지도 이해를 돕기 위해 함께 사용되었음을 발견하였다. 필자는 퍼스의 이론을 조정하여 아이콘(icon, 象似符)과 인덱스(index, 標記符)를 동시에 갖고 있는 한자를 하나의 종류로 분류하고, '조합형아이콘(組合象似符)'라 이름하였으며, 성부(聲符)를 갖지 않은 한자를 세번째 종류로 분류하여 토론하였다.

조정 후의 이론 중, 핵심에 가까운 두 개의 한자류는 모두 아이콘에 속하고, 제일 바깥쪽 층의 것은 심볼(symbol, 代碼符)에 속한다.; 이 세 개 층의 분류에서 핵심에 가까운 한자일수록 전형적인 아이콘에 속하고, 이 세 분류항목은 안에서 바깥쪽 순서대로: (1) 단순아이콘. 예) '人', 사람의 측면의 모습; (2) 조합형아이콘. 예) '菓'나무 위에 밝은 물건이 있어 '밝음'을 설명; 또는 '刀'자와 같이 칼의 날카로운 부분에 표시를 더하여 글자의 의미를 설명; (3) 심볼. 가장 바깥쪽의 층인 이 종류에 속하는 문자는 비교적 적다. 대부분 추상부호에 속하고, 본 논문에서는 고대의 일부 지역명의 부호를 예로 들었다. 글자의 사용면에서는, 환유(metonymy)와 은유(metaphor)를 사용하여 해석할 수 있다. 글자 사용중 환유의 예는 대부분 글자 본래의 의미인 경우가 많다. 예를 들면

* 臺灣,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 E-mail : guan.liou@gmail.com

** 臺灣,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 / E-mail : Lngtai@ccu.edu.tw

‘覓’은 눈에 촛점을 둠으로써 ‘사물을 보다’라는 동작을 대표하게 하였다. 반면, 은유는 대부분 나중에 파생된 의미인 경우가 많다. ‘朋’은 갑골문에서 두 줄의 조개를 함께 묶어 놓은 모습을 묘사하여 본래의 의미는 고대의 계량단위를 나타낸 것이, 나중에 ‘朋友(친구)’의 의미로 파생되었다.

본 논문은 또한 마지막 부분에서 중국문자학의 해석원리와 서양언어학의 도상성(iconicity), 환유, 은유이론을 통합 조정하고자 하였다.

주제어 한자, 인지언어학, 도상성, 환유, 은유

I. 引言

漢代開始提出不同的六書名稱，如鄭眾《周禮解詁》，班固《漢書·藝文志》，許慎《說文·敘》¹⁾，後續還有許多文字學家投入相關的研究，如唐蘭提出三書說，將文字分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和「形聲文字」²⁾，又如裘錫圭提出不一樣的概念，主要將象形字分為「表意字」和「形聲字」，再將表意字細分為「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會意字」，「變體字」³⁾。然而，人類並不是先建構出規則後才創造文字，在創造文字的初始，人類即盡力刻畫，來呈現符號和所指物體，達成一定程度的相關性⁴⁾，由於創字時，並沒有先有規則，因此增加了為漢字分類的難度。

古典文獻中，大多都利用文字演變的字形，甲骨文語境等來研究字形及字義，本文嘗試以不同的方法，將漢字視為一種語言研究，利用認知語言學的象似性(iconicity)重新分類漢字，也因為漢字的特殊性，本文中利用了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並依漢字特性調整了部分分類：將同時帶有象似符(icon)和標記符(index)漢字歸屬「組合象似符」，另外，為避免混淆，以「單純象似符」稱皮爾斯符號學中象似符(icon)，並且沿用代碼符(symbol)說明約定俗成符號。本文利用符號學的觀點探討未帶聲符的甲骨文字，雖然甲骨文字中有聲符的漢字佔將近一半的比例，如黃天樹(2013)指出：「對已辨別的商代甲骨文中，有聲符字佔49%」⁵⁾，但有帶聲符的漢字包含其古音類別，而利用符號學認識漢字則著重在字形及意義呈現的部分，因此本文所舉的例子，以不帶聲符的漢字為主。

本篇文章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第II節利用認知語言學象似性探討在漢字字形上的問題，並分別在1小節分析單純象似符，2小節分析組合象似符，3小節分析代碼符，4小節探討界於不同分類之間的漢字；第III節則是分別利用認知語言學中的轉喻及隱喻，探討漢字語意與字形的關係，1小節及2小節分別介紹轉喻及隱喻在漢字上的應用，3小節則是提出將轉喻及隱喻運用在漢字教學上的概念。

II. 利用符號學認識漢字

在符號學中皮爾斯(Peirce)把符號分為三大類理解：象似符(icon)，標記符(index)，代碼符(symbol)，這三種分類，將能指(signan)和所指(signatum)之間的關係，區分成三種不同的面向：象似符如

1) Xu, Tanhui 許鈺輝(1999), pp.87-96.

2) Tang, Lan 唐蘭(1978), pp.67-113.

3) Qiu, Xigui 裘錫圭(1994), pp.133-201.

4)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p.6-125.

5) Huang, Tianshu 黃天樹(2013), p.27.

圖畫一般，抓住真實世界物體的一個面向，而真切地表達這一個面向；標記符則需要閱讀符號的人，從呈現的重要訊號中，拼湊並推理出真實世界中所表達的意思，如看到「煙」的訊號，能推理出可能此處有火⁶⁾；而代碼符，既不是從真實物體中擷取片段而產生的符號，也非能由簡單的圖形中，推理出符號真正表達的涵意，而是藉由符號的散佈與學習，及經過一段時間的流傳，閱讀符號的人們能由社會的約定俗成及經驗中，了解符號的涵意，所以代碼符的能指及所指之間的對應關係是由人制定而來，若沒有經過學習，閱讀者無法靠著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推理出符號的意義⁷⁾。

本文雖藉皮爾斯符號學的觀點，但卻調整了部分的理論，沒有帶聲符的甲骨文字被分為不同的三大類：「單純象似符」，「組合象似符」，「代碼符」。第一類「單純象似符」即是皮爾斯的「象似符」；第二類「組合象似符」，則融合了皮爾斯的「象似符」及「標記符」，帶有標記符的漢字，可以讓閱讀者依照不同的文字元素組合，推理出適當的語意，然而漢字是圖像文字，需要閱讀者推理語意時，仍離不開象似符或是描寫真實世界存在的物體形狀，因其融合了「象似符」和「標記符」的特性，而本文稱之為「組合象似符」；第三類為「代碼符」，代碼符的能指與所指之間關係是人為設定，目前甲骨文片中，有些符號被認為代表當時的一些地方或族群，可歸屬此類。

有鑑於文字和語言的發展相當相似，會有積少成多的特性，而且在發展文字時，從不斷嘗試的圖畫到約定俗成的號誌⁸⁾，及人們在理解語言或文字時，建構在我們真實世界，所指與能指之間的關聯性⁹⁾，因此，由最簡單的將物體描繪(象似符)，又可以將單純象似符多個組合在一起，使讀者能推知語意(組合象似符)，再進一步將我們推想，文字依賴書寫者與閱讀者了解共同文化及文字內涵，越多抽象符號，就需要更多推理及社會上約定俗成的習慣，也較難理解的部分(代碼符)，但這些的文字構成的技巧，有時因應需要也會有混合的現象，導致我們在理解一個字時，可以用不同構字技巧思考語意，皆能得到正確的推理，因此可以將未帶聲符漢字的構字技巧分為如圖 1，而混合構字技巧的部分我們將在此節的第4小節加以說明此類漢字；此外，以下小節會依「單純象似符」，「組合象似符」和「代碼符」分別舉出適用的漢字，而甲骨文字多引用自王本興《甲骨文字典》(2010)，白川靜《甲骨文的世界：古殷王朝的締構》(1997)，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論》(1997)，孫海波《甲骨文編》(1982)，與部分來自於相關探討的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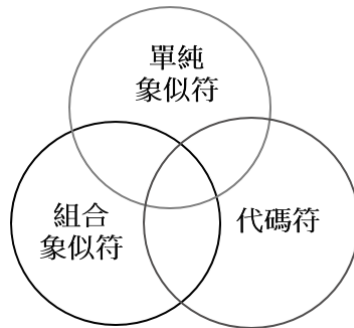
6) Jakobson(1965).

7) Peirce(1932); Jakobson(1965).

8) Guo, Moruo 郭沫若(1972).

9) Jakobson (1959).

〈圖 1〉未帶聲符漢字分類



1. 單純象似符

純粹象似符指文字的細節已經描繪出大部分的重點，雖然不可能把所有細節一一出畫出來，且在繪畫呈現的方式雖然有些細膩，有些概略等分別，但讀者可以藉畫裡的線索與真實世界對應；如同文字，初創文字為了傳達的明瞭及考慮刻畫的方便，盡量能以最精簡的筆畫來傳達最精準的概念：第一個舉例為甲骨文「木」字，以一直豎描繪樹的形狀¹⁰⁾，直豎上面及下面各刻畫三撇，分別代表樹根及枝桠，雖然沒有特別再畫樹葉及其他細節，但已經表現出樹木最主要的樣貌，在理解這個文字時，也可以將想像樹木如同秋天樹葉凋落後的樣子；第二個舉例為甲骨文「立」字，看起來是由正面特寫的形象，一個人雙手略微張開，描繪穩穩地站立在地上動作¹¹⁾；另外，漢字象似符利用重複概念，表達「大」或是「繁多」的意思，如「林」，「森」，而且，想要得知「森」和「林」二字的語意，必須已經對象似符「木」字有所了解，再由重複的形象，推想「繁多」的語意¹²⁾(表 1)。

〈表 1〉甲骨文「木」，「立」，「林」及「森」

木 ¹³⁾	立 ¹⁴⁾
林 ¹⁵⁾	森 ¹⁶⁾





10)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69.

11)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p.370.

12)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90.

由這些舉例的似符中，書寫者抓取一個姿勢或動作，將最能表達文字內涵的瞬間記錄下來，並也形成能指及所指間的對應關係，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人所抓取的角度及瞬間都是如此的一致，如「人」字，在《甲骨文編》中，雖只收錄十六種字形，但是幾乎每個字形都不一樣，如有些是書寫者觀察角度不同，因此有的字形則是接近一直豎，象徵人站立的樣子，而有些則是把人類側面的曲線描繪出來，象似符雖只呈現現實世界物體的一個面向，且一般寫法為將頭和身子連成一線¹⁷⁾，但是具體的描繪使讀者不難想像，以下列出「人」字其中四種種寫法(表 2)。

〈表 2〉不同呈現方式的甲骨文「人」字¹⁸⁾

2. 組合象似符

本文將組合象似符分為兩類，一種是帶有數個不同象似符的組合，另一種是一個象似符(或數個象似符)及帶有標示的組合，但這些組合的方式，都需要閱讀者推理，而後能得知其意義。

1) 數個單純象似符組成的組合象似符

帶有多個的象似符的文字，書寫者必須先挑選過組合文字時的必要元素，因此在討論象似符時，書寫者挑選出表達這個意義不可缺少的特徵及物件，並將它們組合起來，使閱讀者能由組合後的字形與真實世界對應，並理解新語意。

第一個舉例為甲骨文「休」字，是由一個描述「人」的形體加在「木」的象似符的旁邊，雖然這也是一種照著現實世界會發生的形況所描而成，但是「休」的語意並非只有表達「一個倚靠著樹的人」，或者

13) Sun, Haibo孫海波(1982), p.259.

14) Sun, Haibo孫海波(1982), p.428.

15) Sun, Haibo孫海波(1982), p.267.

16) Sun, Haibo孫海波(1982), p.268.


17) Xu, Jinxiong許進雄(2000), p.69.

18) Sun, Haibo孫海波(1982), p.339.

「一個人在樹蔭底下」，而是利用「人」和「木」不同的象似符組合，描述真實世界中存在的事件及狀態，更進一步的說，則藉由描述現實世界中存在的物體，藉著猜想物體與物體間的關係，而得知本義為「休息」¹⁹⁾；因此在理解這個漢字時，可以想像成一個人累的時候，坐在樹蔭底下乘涼，得以小憩一會兒(表 3)。

第二個舉例為甲骨文「杲」字，由一個象徵太陽的光亮物體及「木」的象似符組成，並由其位置上的對應關係，想像為太陽已高升至枝頭之上，表示陽光已經照耀大地，因此含有明亮的意思²⁰⁾(表 3)。

〈表 3〉 甲骨文字「休」及「杲」

	
休 ²¹⁾	杲 ²²⁾

2) 單純象似符及帶有標示符號的組合

在甲骨文中，為了標示物體所在的确切方向或是與其他物體相對應的方向時，會以特別加了一橫線或一小撇來標示這些位置，所以閱讀者必需先熟悉建構組合象似符中的單純象似符所表達的語意，才能依其標誌的位置更進一步理解；若對實際表達的語意所指涉的情境不熟，或是不了解組成中單純象似符，很難由兩個(或多個)不同的單純象似符所呈現的相對應位置及標示符號所在之處，想像其互動關係，而猜想語意，如甲骨文「寸」字，即是一隻手，並加上一小橫在左側，所標示的位置，即是把脈時寸口的地方²³⁾；而甲骨文「刃」字，是由一把「刀」再加一小橫所形成，這一小橫，所標示的位置，即是刀子上的部分²⁴⁾；另一個甲骨文「亦」字，也屬於這個分類，顯示一個人雙手打開，在手與身體接觸的地方就是「亦」所指的地方，也就是「腋下」²⁵⁾(表 4)。

19)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p.24.

20)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p.303.

21)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p.263.

22) Ma, Rusen 馬如森(1997), p.506.

23)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p.195.

24)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83.

25)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83.

〈表 4〉 甲骨文字「寸」,「刃」和「亦」






		
寸 ²⁶⁾	刃 ²⁷⁾	亦 ²⁸⁾

3. 代碼符

代碼符需要在長期約定俗成的形況下, 才能使讀者理解某個特殊的符號所表達的語意, 在理解此類的甲骨文字會較其他類別的符號困難, 因為閱讀者必需要實際接觸到這些抽象符號, 並了解一些相關文化, 才能知道語意。

在殷之際, 當時獨立而擁有實力的國家是為「方」, 現在已發現的卜辭中, 就有許多相關的方族記錄, 如當時要出擊異族時的告祭之卜²⁹⁾。而這些方族的文字, 即是一種代碼符的表現, 在卜辭中往往提到特定的方族, 就給予一個甲骨文字(代碼符), 並加一個「方」字, 而這些方族的名字, 很多無法在現代漢語找到同一個對應字, 只能透過聲音的關係及字形的簡省, 找出相關字形³⁰⁾; 如代碼一, 應該是殷代武丁討伐的鬼方, 而代碼二和代碼三又是另外兩個方域名, 代碼四和代碼五, 被認為指匈奴³¹⁾, 這些代表方域的名字, 都無法利用推理來了解語意, 或是利用符號的表現方式推敲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連性(表 5)。

〈表 5〉 甲骨文字中的代碼符

				
代碼一 ³²⁾	代碼二 ³³⁾	代碼三 ³⁴⁾	代碼四 ³⁵⁾	代碼五 ³⁶⁾

26) Wang, Benxing 王本興(2010), p.25.

27)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p.202.

28)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p.422.

29) Bai, Chuanjing 白川靜(1977), pp.1-152.

30) Bai, Chuanjing 白川靜(1977), pp.1-152.

31) Li, Yifu 李毅夫(1985).

32) Bai, Chuanjing 白川靜(1977), p.19.

33) Bai, Chuanjing 白川靜(1977), p.134.

34) Bai, Chuanjing 白川靜(1977), p.135.

35) Li, Yifu 李毅夫(1985), p.13.

36) Li, Yifu 李毅夫(1985), p.13.

4. 界於不同分類之間的文字

有些漢字由字形觀看，可以使用本文中不同的分類理解其構字技巧，皆可得知正確的表達意思，本文舉數個例子，其中有些漢字為同時具有「單純象似符」和「組合象似符」的特性，如甲骨文中「血」字與「甘」字；有些則為具有「組合象似符」和「代碼符」的特性，如甲骨文中「囧」字；另一些則是具有「單純象似符」和「代碼符」的特性，如甲骨文中「卩」字。

第一個舉例為「血」字，字形由一個「器皿」和「器皿內一撇」組成。在理解此字時，能使用以下兩種策略：1) 將這個字視為一個實際物體的描繪，描繪內容為器皿內裝著一滴血的影像³⁷⁾，則在本文的分類中屬「單純象似符」；2) 若視這個字只描繪現實世界中的器皿，而器皿內有一撇標示的符號，使讀者利用推理，猜想能出現在器皿內的實物，可能是祭祀時的「牲血」，則在本文的分類中屬「組合象似符」(表 6)。

第二個舉例為「甘」字，字形由一個「口」和「口內一撇」組成。在理解此字時，能使用以下兩種策略：1) 這是將口內含著甜食的張嘴影像如實表現出來的文字，則在本文的分類中屬「單純象似符」；2) 另一種為將這一小撇視為一個標示符號，標示著感受味覺的地方，而讀者因而推知意思，則在本文分類中屬「組合象似符」³⁸⁾(表 6)。

第三個舉例為「囧」字，為描繪窗牖的形狀³⁹⁾，但此字有「光明」等的意思，因此理解此字的方式可分為以下兩種：1) 將此字的外框想像為窗戶，而「內部四撇」則是抽象的標示符號，標明光線的位置，而讀者能推理得知「明亮」的意思，在本文分類則屬「組合象似符」；2) 若將此字以約定成俗用法來表示明亮此一抽象語意，則在本文中屬「代碼符」一類(表 6)。

第四個舉例為「卩」字，理解此字的方式有以下兩種方法：1) 此字為書寫者對一團打結的繩子或線類的描繪，以表示「糾結」的意思⁴⁰⁾，則在本文中屬「單純象似符」；2) 但「糾結」的語意比較抽象，很難具象化，甲骨文利用繩子的纏繞來表達這個意思，但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已經不能快速推理得知，且要表達的語意抽象，無法用物體，圖畫清楚表達，因此也能視之為約定成俗的習慣性用法，則屬「代碼符」一類(表 6)。




37)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p.404.

38)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87.

39)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66.

40)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81.

〈表 6〉界於不同分類之間的甲骨文字

	
血 ⁴¹⁾	甘 ⁴²⁾
	
囧 ⁴³⁾	卩 ⁴⁴⁾

III. 漢字字義

中國文字一個字能有很多種語意，而在語意和甲骨文之間的關聯性，可以藉認知語言學的理论，重新詮釋語意與文字之間的關係，在這一節，主要著重在「轉喻」及「隱喻」，「轉喻」及「隱喻」大多使用在分析文本，分析文本中作者的實際寓意，及使用的文字或詞彙的技巧，本文藉重新分析甲骨文字的機會，也嘗試著分析部分甲骨文字的書寫字形及其語意的關係。以下小節會依不同類型分別舉出適用的漢字，而甲骨文字多引用自王本興《甲骨文字典》(2010)，左民安《細說漢字：1000個漢字起源與演變》(2005)，朱歧祥《甲骨文字學》(2002)，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論》(1997)和孫海波《甲骨文編》(1982)。

1. 轉喻的應用

轉喻的方式在表達上可以分為許多種，以下針對溫格瑞爾 (Friedrich Ungerer) 和施密特 (Hans-Jörg Schmid) 在《認知語言學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 2006) 中提到九種轉喻的類型，其中「部分—全體」及「全體—部分」兩種與本文提及的關聯性較大，因此在此部分，將《認知語言學入門》一書的例子一併列舉出來，來說明這兩種轉喻關係的使用方式及差別：(1) 「部分—全體」(以部分代全體)，*all hands on deck* 一句中，用人體的部分「手」來指

41) Wang, Benxing 王本興(2010), p.193.

42)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p.208.

43)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p.296.

44)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p.93.

稱「人」，並傳達全員集合的概念；(2)「全體—部分」(以全體代部分)，*to fill up the car*，在此句裡用的是「車子」一詞來代替「油箱」，來表示加油⁴⁵⁾。目前作者注意到甲骨文字大部分與人類身體形體有關，常有使用轉喻中「部分—全體」的現象，因此甲骨文字中能找到許多能作為轉喻「部分—全體」很好的例子。

第一個舉例為「見」字，甲骨文字中「見」，字形為一個人，並特別標出眼睛，利用「眼睛」來表達「看到」的這個動作，表達視覺功能⁴⁶⁾，但想要準確表達「看」這個動作，需要相當多事物的配合，如「眼睛」，「被查覺得事物」等，但書寫者只著重在整件事物最主要的核心人體器官—眼睛(部分)，並以此來代表「看」這整個動作(全體)，也就是說書寫者利用這做這個動作的重要部分來含括這整個連續性動作(表 7)。

第二個舉例為「兄」字，字形也是一個人，上面再描繪出「口」，這個則跟華人文化社會有關，古代廟堂祭祀，由兄長開口祝禱，只有兄長有這個權力⁴⁷⁾，因此，甲骨文字中，特別在「人」上畫一個「口」，以「口」(部分)來表示能有這個權力的人物(全體)，以用來顯示一個可以符合這個特徵的人物，以此來傳達這個人的稱謂及身分(表 7)。

第三個舉例為「面」字，在「眼睛」的外面再多圍住一個框架，代表這個框架是「臉部」，但是臉部是由許多器官組合而成，如鼻子，嘴巴，並非只有眼睛，或許傳達出如同現代人的想法—「眼睛是靈魂之窗」，如許進雄(2000)提到，眼睛是面部表情中最为生動者⁴⁸⁾，所以「眼睛」(部分)在臉部中最为重要，而來代替「臉」(全體)(表 7)。

第四個舉例為「自」字，其字形象徵的是鼻子的形狀⁴⁹⁾。以「鼻子」(部分)做為字形，並來指稱「自己」(全體)(表 7)。

第五個例子「品」字，此例與第四個舉例「自」相似，也是用器官來代表人體，此字的字形為三個口字，有眾多的意思⁵⁰⁾，因此，在轉喻解釋此字形上，以「口」(部分)以指稱「人」(全體)(表 7)。

45) Ungerer & Schmid (2006), pp.114-116.

46)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87.






47)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p.38;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111

48)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p.84.

49)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62.

50)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76.

〈表 7〉 甲骨文字中轉喻的應用

		
見 ⁵¹⁾	兄 ⁵²⁾	面 ⁵³⁾
		
自 ⁵⁴⁾	品 ⁵⁵⁾	

2. 隱喻的應用

雷可夫 (George Lakoff) 和詹森 (Mark Johnson) 在處理隱喻上的問題時，主要認為隱喻是連結兩個不同領域的想法：其中一個領域為「來源域」(source domain)，和另一個領域為「目標域」(target domain)；「來源域」為使用於隱喻時使讀者能藉此領域概念理解另一個較為抽象的領域，而「目標域」通常為較抽象的領域，因此在隱喻中，讀者用另一個領域中較為具體的形象來理解之⁵⁶⁾。而在詞義上也有相似的情形，因此，隱喻的使用上，我們大多著重在引申義，引申義可以分為數類，並強調引申義的各種變化和本義之間的關係⁵⁷⁾，而本篇文章則著重在引申義和甲骨文字形的關係。

第一個舉例為「朋」字，在甲骨文字中「朋」，字形上為兩串貝類，並列排放，在「朋」的語意解析上，其中一個為「量詞」，是古代貝類的計算單位，但是之後廣泛被用在指「友人」，「友人」的語意是引申義⁵⁸⁾，與字形上沒有極大的相關性，而是藉兩串貝類的形象，象徵朋友之間的情誼；因為「朋友」與「貝類」並不是屬於相同範疇的事物，而引申為「友人」的詞意則歸為隱喻的應用；在隱喻的解釋上，「兩串貝類並列排放的緊密關係」屬來源域，而「譬喻朋友的緊密關係」則屬目標域(表 8)。

第二個舉例為「谷」字，「谷」為兩山之間的流水通道，用人的「口」，比喻為泉水的出口⁵⁹⁾；在隱喻上的解釋，而當人們理解泉水排出的地方時，只能以山與流水所在的地理範圍加以想像，而這個範圍

51)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p.368.

52)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p.365.

53) Wang, Benxing 王本興(2010), p.113.

54)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62.

55)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76.

56) Lakoff, G. 雷可夫, Johnson, M. 詹森(2006).

57) Xiang, Xi & Xiong, Hui 向熹, 熊輝(2009).

58)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p.240.





59)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pp.180-181.

可能佔有一定面積，無法以簡單扼要的方式呈現出來，但若以「口」來表示與流水通道相似的發洩功能，雖然口部是以言語發洩，而山間的流水通道，則是疏泄泉水，不完全一樣，但以此理解之，則「泉水排出的地方」是目標域，「人的口」為來源域(表 8)。

第三個舉例為「余」字，「余」字描繪的為矛的形狀，是以武器的權威來代表王者的第一人稱代詞⁶⁰。武器是具有攻擊性及權威性的，因其有攻擊性，同時也警示別人不容侵犯；因此，「武器」視為來源域，而「王者的威權」則視為目標域(表 8)。

第四個舉例為「終」字，字形為象徵枯葉的樣子⁶¹。一個循環的結束，即是代表終止，在甲骨文中以「枯葉」做為來源域，象徵樹葉的成長循環結束，而「終止」為目標域，使讀者能理解之(表 8)。

〈表 8〉甲骨文字中隱喻的應用

	
册 ⁶²	谷 ⁶³
	
余 ⁶⁴	終 ⁶⁵

3. 轉喻和隱喻在漢字教學上的應用

在探討記憶的技巧上，大多希望能有效將資訊轉為有意義的組塊⁶⁶。在認知心理學中將記憶術技巧(mnemonic devices)分為以下七種方法：類別分組，互動心像，字釘系統，位置記憶法，字頭法，離合詩，關鍵字系統⁶⁷，而其中「類別分組」與「互動心像」的記憶技巧能與本文由轉喻及隱喻理解漢字的方式最能相互呼應。「類別分組」是依特性將相似的項目分為一組記憶，如在Sternberg

60)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61.

61)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71.

62) Zuo, Minan左民安(2005), p.240.

63) Zuo, Minan左民安(2005), p.180.

64)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61.

65)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p.71.

66) Sternberg, R. J. 史坦伯格 (2010), pp.243-285.

67) Sternberg, R. J. 史坦伯格 (2010), pp.243-285.

《認知心理學》(2010)中提到若有一串字列：蘋果，牛奶，麵餅，葡萄，優格，麵包捲，瑞士起司，葡萄和萵苣，為方便記憶上，則依特性分為若干類，如水果一類包含蘋果，葡萄，葡萄柚，而乳製品則有牛奶，優格，瑞士起司等；而「互動心像」，則是能將需要記憶的文字在心中化為動態的形象，並產生相互關聯，而便於記憶，如Sternberg《認知心理學》(2010)提到若要記憶一系列如下所述的不相關字串：土豬，桌子，鉛筆，書，收音機，堪薩斯州，雨，電流，石頭和鏡子，能為其編造一個故事，使其產生互動心像，進而以利記憶，以此例而言，書中提及讀者可以想像為「一隻土豬坐在桌子上，用爪子握著鉛筆在書上寫字，大雨傾瀉在堪薩斯州(畫在地圖上)上…」，使這些字串連結為有意義的組塊⁶⁸⁾。

利用隱喻及轉喻概念理解漢字，在漢字的教學上也能視之為幫助學習者記憶漢字字形與字義的方式。在轉喻的部分，本文提及數個「部分—全體」的甲骨文例子，這些用以代表全體範圍的位置皆有其特殊性，因而適用「互動心像」記憶技巧，以加強學習者對漢字字形的印象，如「兄」一字，因為家中長子需開口祝禱，因此「口」與「人」在了解構字的意義後而產生了互動心像；又如「品」一字，彷彿有一大群人在一起七嘴八舌的影像，因此「品」為多個「口」字堆疊而成。在隱喻的部分，來源域及目標域皆有部分層面的相關性，因此可以利用「類別分組」將構字上所採用的物體和其所表現的抽象意義結合歸類，而使字體與字義做有意義的結合，增加學習者對漢字記憶，如「余」一字，可將古代君主及武器皆歸為有權威性的一類，因此「余」在字義上為古代君主的第一人稱代詞，但在字形上卻以武器為代表。

IV. 結論

在本文利用象似性探討未帶聲符的甲骨文，將未帶聲字甲骨文視為由「單純象似符」，「組合象似符」及「代碼符」等方式建構而成；其中「單純象似符」為幾乎沒有抽象符號，以實際物體的描摹對象；「組合象似符」則為數個單純象似符的組合，需要閱讀者推理語意；「代碼符」為抽象符號的利用，閱讀者要能了解符號內含的文化及語義；在探討字形時，將其視為一種語言，並使用皮爾斯的理論討論之，而皮爾斯的理論可以運用分析許語言等表達，如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和海曼 (John Haiman) 都曾提及這種現象⁶⁹⁾，此外以象似性了解漢字構字時，也能發現漢字中有許多象

68) Sternberg, R. J. 史坦伯格 (2010), pp.243-285.

69) Haiman(1980); Jakobson(1965).

形文化，與視覺語言的手語有許多相似處，在游順釗《視覺語言學》(1991)一書中即提到古文字與傳統手勢可做為連結，如書中舉「恥」字由「耳」和「心」組成，是表達了在手勢上嘲弄說謊者被拆穿謊言的慚愧⁷⁰⁾。

在了解字形與字義時，有些文字字形與語意的解析有同屬同範疇及跨範疇的現象，同範疇為轉喻，目前見到的符合本文提及轉喻現象之漢字多與人體有關，並屬「部分—全體」關係，而跨範疇的則為隱喻；使用轉喻及隱喻理解字形與字義技巧，可以運用在漢字教學上，幫助學習者熟悉漢字及記憶漢字字形。

70) You, Shunzhao游順釗(1991), pp.334-359.

■ 參考文獻 Reference

- Wang, Benxing 王本興(2010). *Jiaguwen zidian* 甲骨文字典. Beijing 北京 (China 中國), Beijing gongyi meishu 北京工藝美術.
- Bai, Chuanjing 白川靜(1977). *Jiaguwen de shijie: gu Yin wangchao de digou* 甲骨文的世界: 古殷王朝的結構.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Juliu tushu 巨流圖書.
- Zuo, Minan 左民安(2005). *Xishuo hanzi: 1000 ge hanzi qiyuan yu yanbian* 細說漢字: 1000個漢字起源與演變. Beijing (China 中國), Jiuzhou chubanshe 九州出版社.
- Sternberg, R. J. 史坦伯格 (2010). *Renzhi xinlixue* 認知心理學 (Li, yuxiu 李玉琇, Jiang, wenqi 蔣文祁, trans 譯).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Xinjiapo shang sheng zhi xuexi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 Zhu, Qixiang 朱歧祥(2002). *Jiagu wenzixue* 甲骨文字學.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Liren shuju 里仁書局.
- Xiang, Xi, and Xiong, Hui 向熹, 熊輝(2009). *Zai tan ciyi yinshen bianhua* 再談詞義引申變化. *Hanyushi xuebao* 漢語史學報第1期. Shanghai 上海 (China 中國), pp.1-16.
- Li, Yifu 李毅夫(1985). *Guifang (gong kou) fang kao* 鬼方 (工口) 方考. *Qilu xuekan* 齊魯學刊第6期. Qufu 曲阜 (China 中國), pp.14-17.
- Ma, Rusen 馬如森(1997). *Yinxu jiaguwen yinlun* 殷墟甲骨文引論. *Kaohsiung* 高雄 (Taiwan 臺灣), Liwen wenhua 麗文文化.
- Sun, Haibo 孫海波(1982). *Jiaguwen bian* 甲骨文編.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Dahua shuju 大化書局.
- Guo, Moruo 郭沫若(1972). *Gudai wenzi zhi bianzheng de fazhan* 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Kaogu xuebao* 考古學報第1期. Beijing 北京 (Taiwan 中國), pp.1-13.
- Tang, Lan 唐蘭(1978). *Zhongguo wenzixue* 中國文字學.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Wenguang 文光.
- Xu, Jinxiong 許進雄(2000). *Jianming Zhongguo wenzixue* 簡明中國文字學.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Xuehai chubanshe 學海出版社.
- Xu, Tanhui 許鈞輝(1999). *Wenzixue jianbian* 文字學簡編.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Wanjuanlou 萬卷樓.
- Huang, Tianshu 黃天樹(2013). *Yinxu jiaguwen xingshengzi suo zhan bizhong de zai tongji - jian lun jiaguwen "wushengfu zi" yu "youshengfu zi" de quanzhong* 殷墟甲骨文形聲字所佔比重的再統計-兼論甲骨文「無聲符字」與「有聲符字」的權重. *Di si jie guoji Hanxue huiyi lunwenji - chutu cailiao yu xin shiye*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出土材料與新視野.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pp.27-136.
- You, Shunzhao 游順釗(1991). *Shijiao yuyanxue* 視覺語言學.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Daan chubanshe 大安出版社.
- Lakoff, G. 雷可夫, Johnson, M. 詹森(2006). *Women lai yi shengcun de piyu*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Zhou, Shizhen 周世箴, trans 譯).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Lianjing 聯經.
- Qiu, Xigui 裘錫圭(1994). *Wenzixue gaiyao* 文字學概要. Taipei 台北 (Taiwan 臺灣), Wanjuanlou 萬卷樓.
- Haiman, J. (1980).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 *Language*, 56(3), pp.515-540.
- 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2012).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113-118). New York: Routledge.

- Jakobson, R. (1965).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Diogenes*, 13(51), pp.21-37.
- Peirce, C. S. (1932). Elements of Logic. In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Ed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2. Elements of Logic* (pp.156-17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Ungerer, F., and H. J. Schmid (eds.)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中文摘要

認知語言學角度分析漢字

劉貫立* · 戴浩一**

從漢代起，即有不同的六書名稱來分類漢字，之後的也有文字學家繼續嘗試改善漢字的分類，因此，本文主要使用認知語言學的角度重新分析沒有帶聲符的漢字，提供新的觀點瞭解漢字造字及用字。

本文試著把漢字視為一種圖形符號，並試圖利用皮爾斯(Peirce)的符號學概念理解漢字字形，將其分類，然而實際運用皮爾斯觀點分類漢字時，我們發現有許多漢字不僅單純使用一種符號標示其語意，因此調整一項皮爾斯符號學的分類以適用於漢字特性 - 將同時帶有象似符(icon)和標記符(index)例子分為一類，命名為「組合象似符」；另外，為避免混淆，以「單純象似符」稱皮爾斯符號學中象似符(icon)，且沿用代碼符(symbol)說明約定俗成符號。

在調整後的理論中，共分為三類：(1)「單純象似符」，如「人」，像是一側面的的人形；(2)「組合象似符」，如「杲」，光亮的東西在木頭上，說明「明亮」的意思；或是「刃」，在刀子堅韌的地方，寫上一個標示位置的一撇；(3)「代碼符」，這類的文字比較少，大多屬抽象符號，在本篇文章中，舉出一些古代一些方域的符號，做為例子。

在用字的方面，則可以使用轉喻(metonymy)和隱喻(metaphor)解析，在用字為轉喻的例子大多是本義，如「見」，將焦點放在眼睛上，來代表「看東西」的動作；然而隱喻多為之後引申的意思，如「朋」，甲骨文描繪兩串貝類串在一起的樣子，本義為古代的單位計量，之後引申為「朋友」的意思；另外，本文中也探討轉喻及隱喻的漢字解析方式在教學上的運用。

本文最後也企圖整合中國文字學的詮釋原理和西方語言學的象似性，轉喻和隱喻等詮釋概念。

關鍵詞

漢字，認知語言學，象似性，轉喻，隱喻

* 臺灣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 E-mail : guan.liou@gmail.com

** 臺灣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 / E-mail : Lngtai@ccu.edu.tw

■ Abstract

Analyzing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Perspectiv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Guan-Li Liu* · James H.-Y. Tai**

Traditional Chinese paleography, from the Han dynasty, people had sort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six categories with different metho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m in terms of iconicity, metaphor and metonymy,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phonetic radicals will be excluded.

Peirce (1932) semiology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his theory, signs could be roughly distinguish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 icons, indexes and symbols. However, most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more than one sign, and those signs are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refore, the characters with both icons and indexes are redefined as “combined icons”, and the characters with only one icon are called as “simple icons” in this research. After this adjustment, Chinese characters would be put into three new categories - simple icons, combination icons and symbols.

In the redefined theory, the character “人 (ren)” imitating one person is a simple icon, and “杲 (gao)” as well as “刃 (ren)” are combined icons. The combined icons may carry meanings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s of composing components. Character without transparent associative meanings are treated as symbols.

The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metonymy and metaphor. For instance, the Chinese character “見 (jian)” uses icon of eyes to represent the action of seeing, and this is metonymy. Another example, the metaphorical character “朋 (peng)”, a pair of shells indicates frien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dopted as a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in this study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cognitive linguistics, iconicity, metonymy, metaphor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 E-mail : guan.liou@gmail.com

**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 E-mail : Lngtai@ccu.edu.tw

논문투고일 2015년 10월 21일
논문심사일 2016년 4월 1일
심사완료일 2016년 4월 30일